国庆节 •

红色照耀我前行



奶奶卧室的抽屉,保存着一本相册。翻 开封面,是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奶奶满头 青丝还未褪成灰白,身形单薄,背却挺得笔 直。七岁的我在她怀中笑得灿烂,身后的五 星红旗,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璀璨的光 辉。这张照片,把红旗飘扬的瞬间定格成永

二十年前,临近国庆节的秋夜,父亲开车 载着奶奶、母亲和我,向北京驶去。窗外夜风 徐徐,困意逐渐袭来,不一会儿,我便偎在母 亲怀中沉沉睡去。朦胧中,我仿佛已听到国 歌的旋律,直到母亲轻声唤醒我,才发现晨曦 已染红天际。

我曾多次随父母来到北京,那天却是第 一次来到天安门。那年是抗战胜利六十周 年,天安门广场人声鼎沸。奶奶牵着我的手, 徜徉在喜庆的人海中。广场上微风拂面,暖 黄的光芒洒向巍峨矗立的城楼,为这座古老 的建筑披上一层金色。

我圆睁着双眼,被它的雄伟庄严锁定了 目光,内心的震撼溢于言表。

清晨六点,升旗仪式准时开始了,原本喧 闹的广场瞬间归于宁静。父亲把我举过头 顶,我骑在父亲肩膀上,奶奶与母亲立于父亲 左右,屏息凝神,目不转睛地注视着。

此时,国旗护卫队员身着军绿色礼兵服, 戴着白色手套,肩扛五星红旗,迈着整齐划一 的步伐,跨过金水桥,穿过长安街,行至天安 门广场升旗台前。那步伐铿锵有力,每一步 都踏在游客心间。

国旗护卫队员身形挺拔如松,周身散发 着军人特有的威严,那份坚定与自信,感染着 在场的每一个人。抵达升旗台,护卫队迅速 分列两侧,擎旗手将国旗挂上旗杆,伴随一声

嘹亮的"敬礼"口令,国歌响彻天际。升旗手 将国旗奋力展向天空,耀眼的红色飘荡开来, 全体军人行军礼,所有在场的人肃立致敬。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 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身边的人们跟随 节奏齐唱,汇成雄壮的和声。

奶奶站在父亲身旁,我的手能感觉到,她 的手渐渐有力,她红了眼圈,开始用手轻拭眼 角,泪水却似断线的珠子,滴在我的手背上。 奶奶用低沉而坚定的声音说着:"哥哥,你用 生命保卫的家园,如今已繁荣富强,你看到了

我知道,奶奶想起了舅爷,他曾在抗日战 争中被敌人炸断了腿,抗战胜利后不久,便溘 然长逝。那枚象征荣誉的军功章,至今仍被 奶奶挂在老屋墙上。奶奶曾多次向我讲述舅 爷的生前事,那时我不懂什么是牺牲,只觉得 舅爷的故事像英雄传说,而眼前的红旗,就是 传说里最美的颜色。

升旗台前的军人挺拔威武,斗志昂扬。 我想,舅爷若还在世,也该是这般英姿飒爽。

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缓缓升起,无数英 雄先烈用鲜血染就的旗帜在空中飘扬。我们 的前方,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举起右手,庄 严敬礼。他的手微微颤抖,却依旧挺着脊 梁。或许,他也曾扛起长枪,浴血奋战,而在 这庄严的时刻,和我们一同见证祖国的和平

升旗仪式结束后,国旗护卫队步伐整齐, 列队返回天安门。人们静默着,我清楚地听 见有人激动得还在低声啜泣。

从北京返程前,父亲为我和奶奶在天安 门前拍下照片。奶奶眼中犹有泪光闪烁,交 织着对舅爷的思念和万端感慨。我在奶奶怀 中灿烂地笑着,对着镜头竖起大拇指,我为我 们的祖国自豪。那一刻,我为自己是中华儿 女中的一员而骄傲。

照片被奶奶镶嵌在相册首页,悉心珍 藏。二十年光景,照片已泛黄褪色,那面五星 红旗依旧绚烂夺目。时光褪去了岁月的颜 色,褪不去的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 这份伟大的精神,正如勇往直前的号角,历尽 风雨,依旧嘹亮。

■孙世华 摄影

学校里的国庆老师们



我校始建于1927年,坐落在老城区巷弄 间,青砖红瓦的教学楼历经近百年风雨,墙面 上的斑驳藏着师生的岁月故事,也见证着教 育精神的传承。

从民国时仅有两排旧平房,几十个布衫 学子的城区学堂,到如今拥有现代化教学楼, 设备齐全的实验室,崭新塑胶操场的市级重 点学校,一代代园丁在这里洒下汗水。其中 三位名叫"国庆"的老师,一生坚守三尺讲台, 书写了动人的教育篇章。

每年国庆节前夕,学校"薪火相传"主题 活动中,三位国庆老师的事迹总被反复提 起。老教师讲得动情,新教师听得认真,学生 们睁着好奇的眼睛,三位"国庆"老师就像老 教室窗外的百年大树,深深扎根在师生心中。

陈国庆老师

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校首批语文教师,也 是我的启蒙老师。1950年,22岁的他放弃更 好的工作机会,背着铺盖卷,穿过老城区石板 路,来到这所仍显简陋的学校。

那时校舍是砖瓦房,雨天屋顶偶尔漏雨, 黑板是墨汁刷的木板,粉笔写来常字迹模 糊。冬天没有暖气,寒风从老旧木窗缝钻进 来,师生以煤炉取暖,双手冻红、指尖裂口,却 没耽误一堂课。

有年冬天大雪封路,老城区街巷积满冰 雪。陈老师惦记住在巷尾的学生王建国,这孩 子学习刻苦,却因父母工作忙经常缺课。天还 没亮,陈国庆老师就揣着热馒头,背着课本出 发,在雪地里走了近一小时,棉鞋沾满雪水。

一身风雪出现在王建国家门口时,孩子 母亲握着他冻僵的手,热泪盈眶,连忙倒热水 暖手。那节课,在王家小书桌前,陈国庆老师 就着台灯,一字一句补完语文课,连标点都没

陈老师教语文有诀窍,总说"语文要接地 气,从生活里学"。春天带学生逛老城街心花 园,教大家用文字记录花香美景;秋天领学生 去城郊果园,在树下讲古诗里的田园风光。

陈老师批改作业细致,每篇作文都有密 密麻麻的红字批注。退休之际,他把珍藏几 十年的教学笔记和旧书捐给学校,扉页写着: "教育是良心活,要对得起每一个托付孩子的 家庭。'

李国庆老师

上世纪80年代的数学"严师"。他身材 不高,戴着发白的黑框眼镜,眼神锐利,持教 案进教室,喧闹课堂瞬间安静。但这份"严", 藏着满满关爱。

那时教学条件有限,没有投影仪、计算 器,李老师就用硬纸板剪出几何模型,用老算 盘教珠算,还把家里老式收音机搬到教室,让 学生听数学广播。

学生张伟数学基础差,越学越没信心。 李老师每天放学后留她补课,自掏腰包买练 习册,耐心讲解错题。张伟生病请假,李老师 冒着大雨,沿老巷送去复习资料。临走塞给 她两个热鸡蛋,叮嘱别耽误功课。

李老师常说,"数学不是死记公式,要活 学活用"。他用数学题结合城市生活,教学生 算水电费,量房间面积,让枯燥的数字变得生 动。在他带领下,学校数学成绩连续五年全 市名列前茅,不少学生因他爱上数学,考上理

王国庆老师

2000年到校的体育"孩子王"。那时学 校操场还是坑洼不平的水泥地,学生跑步常 崴脚。王老师主动申请改造地面,之后的两 个多月,他每天放学后带学生清理杂物、修补 地面,手上磨出血泡,贴上创可贴继续干,还 协调社区资源给操场加铺防滑垫。

王老师不仅教运动技能,更看重意志与 团队精神的培养。每年运动会之前,他都提 前一个月带训学生,风雨无阻。学生刘洋性 格有些内向,不敢参加集体活动。王老师鼓 励他跑长跑,每天陪练加油。比赛时,刘洋虽 然未得名次,却坚持跑完。冲线时,王老师第 一个抱住他,带领全班鼓掌,刘洋露出自信的

王老师关心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知道他 们刚到城市容易自卑,常在周末带孩子们逛 公园,参观科技馆,自掏腰包买文具和书,有 时间就陪他们聊天。"体育不只是锻炼身体, 更能温暖心灵。"这是他的教育理念。

三位国庆老师

如今,陈国庆老师已九十多岁,行动迟 缓,却仍准时参加学校邀请的活动;李国庆、 王国庆老师退休后,也常回校看望孩子。他 们的故事在校园代代流传。

这三位国庆老师,如三颗闪亮的星斗,接 续照亮学校近百年的发展之路,也照亮无数 学生的成长之路。他们用默默坚守,诠释着 "教书育人"的真谛,也激励着今天校园里的 园丁与学子。 ■心飞扬 摄影

我们的节日·中秋节

月光落满屋檐

圆月初升,映红一溪秋水的时候,我正坐 在村南的庄稼地里,坐在铺着麻袋片的豆棵堆 上,等着父亲和哥哥回家。

八月十五的月亮红彤彤的,如果不是在这 清凉的秋夜,我真要把它当作初升的大太阳 了。红月亮照着红红的高粱穗子,照着金黄的 豆田,照着小溪对面的绿树红瓦,照着村子上 空的缕缕炊烟,那么好看,那么温暖。

收割后的田地里,怕冷的蟋蟀躲在厚厚的 豆叶下面,低一声高一声地叫。几只精灵似的 小野兔,弹动着长长的后腿,嗖地窜进西边的 旱沟去了。

月亮越升越高,星星越来越淡,一阵风来, 泼我一身凉凉的月光。我急忙缩一缩脖子,把 麻袋片裹在身上,跑到溪水边,准备迎接父亲 吱吱扭扭的独轮车,伴着父亲和哥哥的笑

声,越来越近了。我蹚着白花花的月光,几步 就跑到了小桥上。最后一趟了,把今天收的豆 棵都运回家,就能过八月节啦。 八月节年年都过,可今年不一样。这是舅

舅们承包苹果园后的第一个八月节,也是哥哥 去城里读重点高中后的第一个八月节。去黄

总觉得中秋的月是有声音的,不是惊雷般

暮色初临时,月还只在东边天角露着半张

抬头看时,窗棂的影子被月光拉得很长,

院里的那口老井,也被月光浸成了银色,

等月升到中天,清辉便铺天盖地落下来,

的轰鸣,也不是溪流般的喧哗,是藏在时光褶

皱里的轻响,要等暮色漫过窗棂,心也静下来,

脸,清辉像了才化开的银霜,轻轻漫过老墙。

最先听见的,是月光落在旧木窗的声息——

"嗒",极轻的一下,像指尖碰落了案头的书签。

落在青砖地上,风从窗缝钻进来,带着桂树的

香气,把影子吹得晃了晃,"沙沙"声里,竟像是

井绳垂在水面上,偶尔"吱呀"晃一下,溅起的

水珠"叮咚"落回井里,把满井月色搅得细碎,

漫过屋顶的青瓦,漫过院角的竹丛,也漫过墙

才能听得见。

月光在跟老窗说话。

倒让这声响里多了几分古意。

河南边拾秋的母亲,捎回来一袋子苹果,舅舅 们种的苹果。哥哥从城里带回来一盒五仁月 饼,更重要的是,哥哥给我带回来的一本旧书。

成熟的豆荚尖利,扎得手掌生疼,疼就疼 吧。我着急忙慌地装车,一颗心早就飞到了家 里。装好车,父亲推着,哥哥拉着,我拔腿向着 家的方向奔去,任凭脚底下尘土飞扬。

我们家的院子很大,院子里堆着小山似的 豆棵和玉米秸。母亲正在屋里的灶台边忙活 晚饭,我喊了一声娘,洗干净双手,把小饭桌搬 到院子里,又把母亲早就洗好的小枣和苹果摆 在桌子上。红得发紫的小枣,是院子南边的两 棵枣树上结的。金黄色纵横着红条纹的嘎啦 果,是黄河南边舅舅们种的。

我刚把东西摆好,父亲和哥哥到家了。我 们一起把豆棵卸下来,哥哥洗了手,在炕梢席 子下面把书拿出来递给我,嘱咐我好好看,别 折角卷页。我一迭连声地答应着,急不可待地 把书捧在手里。

鲁迅的这本《呐喊》,我跟哥哥絮叨很多次 了,在这个八月节终于如愿以偿。孔乙己、狂 人、阿口这些人物,我当时是不能完全看懂的, 但是对于《社戏》的情节,我非常喜欢,特别是



阿发他们和迅哥儿一起偷罗汉豆,在白蓬的航 船上煮熟了来吃,我看得津津有味。

恰巧母亲那晚也煮了青豆,月光又比赵庄 外的月光更皎洁,我们一家人坐在院子里,有 青豆吃,有小枣吃,有苹果吃,还有父亲买的四 个月饼,还有哥哥带回来的四个月饼。八个月 饼七口人,每个人都能自己享用一个月饼了, 而不是以前的半个。

我咬一口月饼,啃一口苹果,鼓着两个腮 帮子,幸福地抬起头来,正好看见我家落满月 光的屋檐。那晚的月光是很懂我心思的,给破 旧的屋檐镀上了一层亮闪闪的银光。屋檐下 的牵牛花,藤叶也像极了童话里的仙草,在干 净的月色里随风飘摇。

在那个月光落满屋檐的八月节,我第一次吃 了苹果,第一次吃了整整一个月饼,第一次看到 了《呐喊》里的《社戏》。爬到炕上睡觉的时候, 一夜的甜梦里都是妩媚的月光。 ■粤梅 摄影

时光褶皱里的轻响

角那架老葡萄。叶早有些黄了,月光落下,风 一吹,叶子"哗啦"翻卷,露出暗处的白霜,像月 光抖落了一身的银粉。

最妙的是听月光落上桂花——细碎的花 瓣让月光压得微微下垂,风过处,"簌簌"地落, 每一片花瓣坠地的声响,都裹着清甜的香气, 像月光在轻声哼唱。偶尔有熟透的石榴从枝 上坠下,"咚"地砸在草堆里,惊飞了栖在枝桠 间的夜鸟,翅膀"扑棱"着掠过月光,倒让这静 夜里多了几分生动。

案头那盏旧瓷灯,芯里裹着月光轻轻跳 动,"噼啪"一声脆响,是灯花落在灯盏边,满室 月色都沉醉了。檐下挂着的风干玉米,被月光 浸得发亮,风过时"哗啦"轻响,在跟着月光的 节奏轻轻摇晃。

倘若遇到中秋有雨,那月的声音便更添了 几分柔润。细的雨丝,裹着月光从天上落下 来,落上院中的石桌,"沙沙"声里带着凉。石 桌上还有下午吃剩的月饼碎屑,雨丝打上去, 碎屑绵软着,偶尔"啪"地一声,融进了雨。

远处的巷子里,有归人撑伞走过,木屐踩 在青石板上,"噔噔"声穿过雨幕,混着月光的 清辉,像从旧时光里传来的。屋檐下的铜铃被 雨打湿了,风一吹,"叮叮"声里裹着潮气,同雨 声叠在一起,倒让这中秋夜多了几分缠绵。

夜深时,人声渐歇,月的声音便愈发清 断。邻居家的孩子早已睡熟,偶尔几声梦呓, "嘻嘻"的笑声混着月光,从窗缝里飘进来,带 着大地的天真。不远的石桥上,偶有晚归的人 在说话,声调不高,裹着月光的软,断断续续飘 过来,分不清说的是家常,还是思念。

最难忘的,是祖母留下的那把蒲扇,放在 竹椅上,在月光里泛着旧光,风一吹,蒲扇"哗 啦"晃了晃,像祖母还坐在椅上,用蒲扇轻轻摇 着月光,絮絮地说着往年的中秋。

听着听着,便觉这月的声音里藏着太多东 西——有童年时的欢笑,有祖母手中的温度 也有远方亲友的牵挂。它不像春日的声音那 般稚嫩,也不似夏日的声音那般热烈,却有时 光沉淀的温柔,藏在人间烟火里的深情。

原来听月听的从来不是月,是月光里藏着 的光阴,是岁月里裹着的情怀。当月光漫过衣 襟,那些藏在声音里的温暖,便悄悄住进了心 里,成了中秋最柔软的念想。

月饼渣落在谁身边

路。儿子在万州安了家,视频里孙女举着半个 万州橘柚喊:"爷爷快来!"这个中秋节,自然要 在飘着烤鱼香的江边城过了。

算起来,上一次在外过中秋,已是三十七 年前的事。那时我在大西北当兵,三年中秋, 都是和战友们在营区操场守着月光过的。部 队的中秋从不清冷,连里的许志海从家里带了 一把吉他,弹着优美的《十五的月亮》;文书陈 晓波把家书折成纸船,在月光下摆了一整排。

让全连从下午就惦记的,是炊事班那口大 铁锅。傍晚时分,辣香裹着油香从伙房飘出 来,绕着营区的白杨树转,勾得人频频往那边 望。掌勺的炊事牛班长是重庆彭水人,那些烧 得红亮,连汤汁都能泡三碗饭的红烧肉,麻得 舌尖颤抖却停不下筷子的水煮鱼,都是带着山 城烟火气的川味。

这与川味的缘分,竟悄悄缠了半生。儿子



农历八月初二,我踏上去往重庆万州的 大学毕业后考到重庆万州工作,去年我来万 州,带我钻老巷儿,在一家挂着"老字号抄手" 木牌的小店停住。红油抄手刚上桌,筷子尖挑 起一个,裹着芝麻的红油顺着筷头往下滴,落 在青花碗沿上,像极了当年炊事班灶台溅出的

我总抢着帮牛班长烧火,拿火钳拨弄柴火 时,油星子溅在军裤上,烫出一个个小圆印,我 却笑得比谁都欢。更巧的是,前些年战友群里 来了当年的重庆兵,每次来万州,总得约在滨 江路的火锅店聚聚。

上个月见到牛班长,他头发白了大半,围 裙上还沾着火锅底料的红渣,笑着拍我肩膀 说:"还记得不?你当年蹭我炒的麻辣豆腐,碗 底都舔得发亮!"我们坐在翻滚的红油锅前,聊 起当年中秋夜的事——月光把操场照得发白, 有的战友对着北方偷偷抹眼泪,可哨声一响, 抹把脸就往队列里站。

"咱们守着这营区,老家的爹娘才能坐在 院子里安安稳稳分月饼",牛班长当年的话,混 着火锅的热气钻进耳朵,和三十七年前一样

现在我当了爷爷,傍晚坐在阳台的竹椅上, 看孙女追着月光在客厅跑,小皮鞋踩得地板"哒 哒"响。儿子在厨房和儿媳忙着摆碗筷,油烟机 的嗡鸣声里,飘出万州烤鱼特有的豆豉香。

鱼是下午在江边市场买的,儿子说:"现捞 的长江鱼,烤着才鲜。"忽然就想起牛班长说的 安稳,当年我们守着家国,是让更多小家能团 圆;如今孩子们走出老家的屋檐,像蒲公英带着



种子,落在哪个城市,就把家的暖扎在哪儿。就 像我跟着儿子的脚步,在这座有牛班长的麻辣 味、有战友的笑声、有孙女闹声的江边小城过中 秋,连风里都比老家多了几分热闹的甜。

窗外的月亮升起来,清辉照着餐桌上的月 饼盒,也照着孙女刚掉在桌布上的月饼渣。我 指尖碰了碰那点渣子,忽然想起,在部队把省 下来的月饼分给战友时,渣子落在军裤上,沾 着洗不掉的麻辣豆腐的油渍香。

那时的月光照在营区的白杨树上,如今的 月光落在孙女的小发辫上——原来团圆从不 是固定的地方,是月饼渣落在谁身边,是心里 牵挂的人,刚好在眼前。

■李昊天 李海波 摄影

火焰般的太阳,慢慢向西山隐去,未尽的 光辉,射出千万条金丝,织成了满天彩霞,笼罩 着蓬门茅舍,穿过了绿柳垂杨,停止在破壁残 曾经夏晚的小村 垣。各家的烟突上,飘起了缕缕炊烟,被微风 送上天际,和暮霭相接,交织成了夜的前奏。

阵阵归鸟,投到村后茂林;群群鸡鸭,躲进 矮房颓棚;三三两两的牧童,骑着牛背,嘴里唱 着牧歌,慢慢走进了村庄。田野间的农夫,也 把一天的劳作扎上了口,整理了末锄,担起了 肥桶,黧黑的脸庞,露出丝微笑容,在夕阳余晖

中,也渐渐隐入荒村。 暮色渐渐深了,由苍白至于灰暗,大地上 的一切,也随之而模糊下去。习习的凉风,吹 去了地面的燥热,娇娇的月儿,在地平线下升 起来,躲在树林中间,含羞似的还不肯透出全 身。婆娑树影,铺满了广场;明暗的流萤,来往 于水面柳阴;稀疏的星星,闪烁着光耀,好像在

对人颔首;迢迢的银河,斜挂在东天,时有一二 颗流星,掠过黛蓝的天际,现出丝丝的银缕。

晚饭后的小村,又现了生气。凉风赶去了 日间的酷热,夕露润湿了地面的烦燥;整日像 在蒸笼里蒸着的劳农,得到了这凉爽的晚风, 自然格外的舒适。浴罢,三五成群聚拢在广场 上,或坐或卧,互相递着旱烟管,桌子上堆着瓜 果,不分你我地嚼着,天南地北随便扯谈。没 有丝毫虚伪,没有争名夺利、损人利己的丑行, 只望天公作美,田稻常常丰稔,饱食暖衣,乐生 途死,便心满意足,绝不再作别种的妄想。

村里的孩子,夏晚更显出活泼天真,赤了 身体,至多也不过围上一块方布,手里执了把 团扇,嘴里哼着"月儿高高,月儿遥遥,月儿真 好"的月谣。见了流萤飞过,又忙着"萤火虫, 夜夜红,亲娘打浆糊灯笼"地乱唱着,高举着手 里的扇子,来回赶着飞萤,非把它扑下来不可。

月儿渐渐升到半空,银河也由东方而移到 正中,游兴方罢的孩子,这时已失去了活跃,倦 眼惺忪地颓倒在慈母的怀里。场院上的人们, 也觉得夜已深了,各自收拾了板凳,走进各人 昏暗的寝室去,寻梦中的乐趣。

人间的一切嘈杂,又归入了寂静,只有柳阴 水面的点点流萤,和那天际的月儿疏星映辉着。 青禾田中的青蛙,发出呱呱的粗声,绿草坪里的 草虫,扬出唧唧的细韵,来冲破这沉静的空气。